

圖16—20 彩繪陶片。以上各圖皆有摹本，參合照片，可以組成器物原形。其他尚有若干帶彩陶片，因無摹本而又零碎，無法判斷其位置。茲擇照片中比較清楚者附次於此。

圖21 陶器蓋。圓形，徑九·八厘米，中間隆起，高二·七厘米，邊厚八毫米。面塗白粉，中穿一孔，以繫繩索。周圍繪彩色圓點七粒，邊有欄紋兩道，邊緣繪不規則直綫若干。除此以外，尚有素地陶器蓋數件，均與陶器零片同出土，可能為同墓中陶器上之蓋。但有作木質者，如前面所舉。

以上彩繪木器與陶器，均出於同一塚中，因陶器中有骨灰及舍利袋之發現，及散布之骨灰，故推定為盛骨灰之用。至木器因未覓得成形木器，但由於木板上之釘眼及槽，可能是木盒之零片，是否亦為盛骨灰之用，現無法決定。木陶器上花紋，概屬於同一系統。例如木器上大多數是以菱形方格紋及連環紋為主要題材。在陶器上亦有以同樣菱形方格紋作構圖基礎者，如圖12—14皆如此，不過配色及中心花紋或有區別耳。此種菱形方格紋，又見於壁畫中，在拜城克子爾佛洞壁畫上曾見在菱形方格紋中繪佛本生故事。亦有作圖案畫或裝飾畫者，此種格式，唯見於龜茲境內壁畫中，其他各地如吐魯番等地，則不多見。故此式為龜茲特有風格，此地陶器上菱形方格紋，疑亦從龜茲壁畫中傳習而來。此地屬唐代龜茲國西境，則龜茲藝術用畫壁畫方式運用於陶器上，本極自然之事也。至於來源問題，其說不一，有謂是受印度影響。我以為菱形方格紋起於編織，古人以樹枝或草莖在各種建築上或器物上編織菱形方格紋，尤其在織品上，此種紋樣最為普遍，後人發展於繪畫，並施之于器物耳，不能謂為完全受外來影響。其次要談到年代問題。在此塚中同時尚發現有民族古文字及絲織品，尚有龜茲銅錢，因文字未譯出，不能決定其真確年代。此地出現之絲織品，尤其出現絹一疋與唐絹規格一致，當為唐代遺物。至於龜茲銅錢，在庫車、沙雅各遺址中散布最廣，流通之時代亦長，大約自紀元四世紀至八世紀皆流通。因此陶器和木器時代，不能越出這個範圍。又我根據陶器上之花紋，在壁畫中作菱形方格紋，自五世紀至六世紀間皆曾沿用，八世紀以後壁畫中即不多見。可見用菱形方格紋作裝飾，為五世紀至六世紀產物。其次為鱗紋、蓮紋及連珠紋，我在吐魯番雅爾湖古墳中發現八百多件陶器，大部分均用朱筆在陶器上繪各種紋樣，而以鱗紋、蓮紋或連珠紋為最多，例如高昌陶集二五、二六、三七、四四各圖，這些陶器的時代均在第六世紀前後，多屬於高昌麴氏有國時期。唐滅高昌以後，陶器上此種紋樣即不多見。因此我根據花紋推定此地木器及陶器之時代，亦不出公元六世紀至七世紀。